

夷

堅

志

夷堅支景卷第八十五事

諸暨陸生妻

諸暨縣治有湖四饒民陸生者居縣後湖塍上以打
鑿紙錢為業一日黃昏方畢事倦而就寢妻懷娠過
期兩月夫未睡時覺腹痛困卧其旁有頃陸睡覺不
見妻而房門元未曾開知墮怪境急燈籠出外呼索
且邀隣居人窮訪之半夜後聞湖內人應聲月正明
望之乃妻也率一少年共往取之妻執少年衣袂曰將
小孩兒還我暨登岸陸挾以歸胎已失去始能言云
見數人來房內喚出到一處引入小室排設薦褥如

產閣然不覺免身既洗滌加襁褓觀者滿前小男兒也真可喜我未及就觀慕無所覩今思之殆與死為鄰亦幸而存耳明日起居泰然一無患苦湖雖不廣而與外江連疑婦人向來受胎之時必夢蛟螭輩來與交接而不肯言時慶元二年中元後也

茅山道士

楊州名醫楊吉老其術甚著某郡一士人狀若有疾厭々不聊賴莫能名其何等病苦往謁之楊曰君熱證已極氣血消鑠且盡自此三年當以背疽死不可為矣士人不樂而退聞親識間說茅山觀中一道士

於醫術通神但不肯以技自名未必為人致力士人心計久切乃衣僮隸之服詣山拜之願得執薪水之役於席下道士喜留置子弟中誨以讀經晝夕祇事左右顧指如意歷兩月久覺其與常隸別呼扣所從求始再拜謝過以實白之道士笑曰世間那有醫不得的病汝示以脉示我終診視又笑曰汝便可下山吾亦無藥與汝但日買好吃梨一顆如生梨已盡則取乾者泡湯飲之仍食其滓此疾當自平士人歸謹如其戒經一歲復往揚州楊醫見之驚其顏色腴澤脉息和平謂之曰君必遇異人不然豈有安痊之

理士人以告楊立具衣冠焚香望茅山設拜蓋自咎其學之未至也北夢瑣言載醫者趙鄂云一朝士危疾只有一法請剝吃消梨不限多少如咀齧不及捩汁而飲或希萬一用其言遂愈此意正同

黃顏兄弟

吳郡黃顏兄弟從事科舉顏元名某其父夢人告曰汝子若以顏名為必遂意即從之是歲獲鄉薦來春擢第至次舉叔季將試父又夢人使一子亦名顏覺而相與語以為安有兄弟三人同名之理後再入夢於是拆顏字為二叔名彥而季名貢果同榜登第王

原作曰疑作善順伯李仲詩皆與顏之孫姻

平陽王夔

永加士人或夢至大山下見崑穴詔開祠廟赫然一

神正中坐而綠袍判官持文書前白曰呈今年舉人

解榜士人偏而觀之僅見王夔二字判官指之曰此

平陽王廷用也士人固與廷用善荅曰彼不名夔判

官曰湏用改名乃可夢者覺而喜以書告之使更名

廷用曰士子得失蓋自有命存豈應信他人一夢不

肯改旬日夢復如初又以告其意確然不移遂至于

三判官頗怒曰王秀才執志頑悍如此我必要他改了

夢者以屢遭沮卻不復言會秋闈不遠舉人各納試
卷連粘家狀廷用手寫十紙皆錯誤不堪用矍然而
悟即書為夢一上中選繼登第於丁丑王十朋榜中
右四事王順伯說

陽春縣

嶺南大底皆瘴毒而春州最甚自唐以來北客謫徙
者罕得生還本朝廢為陽春縣以隸南恩州蓋既為
一邑則士大夫竄逐罪囚黥配皆獲免至彼亦建議
者持心近厚云凡調注縣令如滿三年許不用舉主
由選階改京秩去者莫得歸然貪嗜榮進率冒昧以

往唯淳熙中莆田葉元卞獨終更與妻室無恙而家人子盡死一婢正病卧于別室夜聞其呻吟聲俄如喉間疾^近喘擁之狀迨旦視之乃自縊于梁梁去床猶丈許無楷梯可升蓋從前不善終者從而為厲非專以瘴而隕命也餘千鍾宏為惠州歸善巡檢時正覩其事葉令子昂丞相之姪也

汪氏庵僧

徽州城外三里汪朝議家祖父墳庵在焉紹興間招僧惠供住持僧但飽食安坐未嘗誦經謀念於供事香火亦極簡畧僅能循：自守不為它過主家上下

皆安之凡歷歲二十乾道二年病終汪氏葬之於近
山元有大楮樹鬱茂扶踈數月後頓以枯死經雨生
菌汪僕牧羊過之見其肥白光粲采而獻之主人用
常法煤治味殊香甜勝於肉今夕摘盡明日復然
源源不窮至於三秋浸浸聞於外或持錢來求輟買
悉拒弗與又畏人盜取乃設短牆圍護之鄰人嫉憤
夜半踰牆入將空其根枿楮忽作人言曰此非尔所
得食強取之必受災殃我即昔時庵主也坐虛受供
施不知慙愧身歿之後冥司罰為菌輩以償所以肥
美者吾精血所化也今謫數已足從此去矣鄰人駭

而退以告汪汪猶不信自往驗之不復有苗遂伐以
為薪資福院僧昱章說

希韓大正

梁起道知虔州有王宗愈者由大理丞坐事送吏部
注書都知縣初到詣郡參謁即畢當趨下廊循而出
梁以其方為朝士且與之有舊留吏升車王辭避不
敢梁呼其字曰希韓不須如此言之再三客將意其
為官称即傳聲曰請希韓上轎客主皆解顏梁雖賦
性嚴毅而察其愚野不之問李正之提點坑冶巡歷
廣西過長沙郡僚具迎牘称曰提點大正盖不知其

名而亦誤以為官称若寺正之類者李怒移文潭府
治諸曹書吏時張欽夫居于潭其緘亦如是府主劉
共甫謂之曰他人容或不曉君何為尔張愧笑及李
至引咎謝不敏焉

小樓燭花詞

紹興十五年三月十五日予在臨安試詞科第三場
畢出院時尚早同試者何作善伯明徐搏升甫相率
游市時族叔邦直應賢鄉人許良佐舜舉省試罷相
與同行因至抱劍街伯明素與名倡孫小九來往遂
拉訪其家置酒於小樓夜月如晝正臨欄凡燭兩燭

結花粲然若連珠。孫倡固黠，慧解事乃白。坐中曰：今夕桂魄皎潔，燭花呈祥。五君皆較藝，蘭省其為登名。高第可證不疑。願各賦一詞紀寔，且為它日一段佳話。遂取吳牋五幅，寘于卓上。升甫應賢舜舉皆謝，不能。伯明俊爽敏捷，即操筆作浣溪沙一闕曰：草草杯盤訪玉人。燈花呈喜坐添春。邀郎覓句要奇新。黛淺波嬌情脉脉，雲輕柳弱意真真。從今風月屬閑人。衆傳覩歎賞，獨恨其末句失意。予續成臨江仙曰：綺席留歡飲，正洽高樓佳氣重重。釵頭小篆燭花紅。直須將喜事來報主人。公桂月十分春，正丰廣寒宮殿，葱葱

姮娥相對曲欄東雲梯知不遠平步揖東風
孫滿酌一觥相勸曰學士必高中此瑞殆為君設也已而予
果奏名賜第餘四人皆不偶

南康戲語

汪仲加謫南康寓慶僧舍嘗招郡僚宴集官倡咸在
有姓楊及李者於群輩中藝色差可采理掾主李戶
掾主楊席間時時相與嘲戲理掾顧謂戶曰尔愛其
羊我愛其禮固載之魯論無用相笑也坐客哂之而
求所以為對者教授康周卿正與汪公對奕康爭劫
思行星子沈令從傍咕囁汪曰我已有對矣傍觀者

審當局者迷衆擊節嗟賞以為名對各為之滿引一觴一時戲語遂為風流清話

泗洲郎恠

安定郡王趙德麟建炎初自京師挈家東下郎泗洲北城於驛邸憇宿薄晚呼索熟水即有妾應聲捧杯以進而用紫蓋頭覆其首趙曰汝輩旣在室中何必如是自為揭之乃枯骨耳趙畧無怖容連批其頰曰我家不是無人使要尔怪鬼何用叱使去掩用而滅趙不以語家人留駐竟夕天明始登塗

汀州通判

紹興中宗室忘其名當范汝為乂後添差汀州通判
無官舍可居暫寓推官廳吏士多言有怪偶正員缺
因暫寓其處此廳正自有七姑子之擾方冬初薄寒
獨坐火閣內忽有吏捧十余刺納謁視其官位姓名
皆稱前任通判汀州軍州事趙生心知為厲扣吏曰
此諸客何為悉集于此對曰並是累年以前做通判
者各終于任所故魂魄無歸棲泊度日聞尊官來相
率求見趙又曰汝復何人曰亦故客將今已死矣趙
曰客既多若一番相見無緣歟曲汝自以先後之序
逐一為吾延請吏拱手曰諾於是引一客至趙接以

為賓禮歷詢其鄉里并所歷官今眷屬安在客如言
對答殊不他談頃客告退再一客如前語之盡十人
乃遍謝曰日晚茶酒兵不在不得具茶湯且無由報
謁幸勿責笑皆唯唯揖別已而寂然人謂趙以一生
人而對十鬼其膽勇可敬祿位當未艾也然自從汀
五年僅得某州某通判卒

古二事王季光說

張三娘

德興醫者葉吉甫妻張氏行第三乾道中暴得熱疾
卒未飲復甦云被一公皂追去行郊野間杳杳冥冥
莫知處所久而到一官府趨赴庭下立一貴人正中

坐皂通呈文書貴人振怒命粹皂於地一獄卒以荆杖訊其足叱曰我本令汝追樂平縣金山鄉許門張氏三娘今乃差悞何也此婦人合更有一紀壽生兩男豈得遽引來即別遣人送還遂寤吉甫喜極其再生而不暇詢許門之事後張氏果誕兩男恰十二年乃亡吉甫今尚在

樂平民

樂平縣押錄梁傑有罪為刑獄使者逮送州院死于獄市民為證左者相繼亦以疫隕既而兩經檢驗廂卒用葦席束尸埋諸芝山寺亂冢之側越三日寺

僧到彼處見所瘞土外(露下)一手白於衆命僕啟之
則已活扶出外與之湯粥民蒙、然畧不能說所見
但云若夢中雖然復得為人而面色前如梔蠟殊無
血液滋潤四体皆黑泊還家其妻以為他人所擄不
復肯歸元夫此民棲、行乞至今猶存

眉壽庵僕妻

樂平何衝程國老自作生塋築庵舍名之曰眉壽寺
僧主之其後僧去只令一僕挈家居其中僕出田間
歸時已黃昏不見厥妻呼外人遍徃尋訪山崑榛莽
無處不至倦極而反悶睡未熟聞攔教內似有人轉

動啾唧之聲審听之則妻也急燭火登梯登壁取之
正卧于簷上四傍無隙縫雖鼠雀不可入扣妻所見
蚩、不能言後亦無他右三事余景度說

上官醫

醫者上官彥成本邵武人自称北京駐泊云宣和中
在京中試鐵免得翰林醫學轉至副使皆妄也乾道
初來鄱陽其技亦平平而能實言宗室公頤頗滑稽
善謔因坐群客次有言某人病勢可慮一客云可招
上官駐泊公頤蹙言曰上官來則下官去矣坐皆笑
倒盖州郡每日申時兵校交番其當置軍負必大聲

曰上番來當下者繼之曰下番去故用此以為戲彥
成聞而甚病其語聲譽日削焉

夷堅支景卷第八

校

夷堅支景卷第九十二事

王縣尉小箱

呂叔炤為太平宰攝尉王生同僚以憂去臨行持一
黑板箱并他篋數隻寄與呂宅丁寧謹護此箱無致
失壞言之于再于三未^而已呂寄受其託為寘諸床內
板閣上初時聞其中咕囁窸窣但以為鼠拊席嚇之
則至箱鎖處向外對南久之急面壁為妻妾移動復
止之明日又橫轉南北向始微怪訝數月後王生來
即取去且求一舟至江津徐扣其所留乃在邑日與
一倡密暱未幾倡死王親詣瘞所焚化其柩而包燼

骨著小函箱中所貯蓋此也是日拋於江流則向來
現小怪者為倡鬼無疑呂氏追思悚漸撤去板閣忽
忽若有所覩叔紹說不欲書王名

建康三聖廟

建康土俗多事三聖所在立廟而塑像唯一軀莫知
為何神靈威顯著吏民奉之尤謹句容縣一廟在丞
厅大門內之東每歲春月邑人祭享而至宰猪烹羊
往來必經廷下從朝至暮叫呶兒雜紹熙辛亥吳人
顏景晏為丞欲塞其户吏卒交勸以為必興禍殃顏
勉為止次年竟不奈其喧乃築短垣於傍以限之自

是出入者必迂枉經吏舍後轉而之廟前來者視舊
日益少矣顏將滿秩求檄還家時甲寅六月也縣人
詣廟焚香告曰言前所以斷隔祭祀皆顏縣丞之意
願勿以為吾民罪顏到家忽病泄痢一夕而卒顏名
叔平曾子侍郎之子蔭補登科年少雋爽遽至隕命
士友嗟惜豈其受命於天而為一神所夭奪得非偶
然邪江寧尉司一廟亦如此凡居官者至必禮謁丹
陽劉平國宰獨不肯加敬每轎過其前旦舉袖掩面
一弟隨侍未幾以小疾終妻陶氏懷妊而病夢神言
汝夫無礼於我我已取爾弟苟無不悛當復取汝陶

氏以告劉劉不之信陶果死劉始悔惧躬往禱謝乃已

范成績

范成績石湖參政弟也賦性桀暴每從其兄君藩方輒為所困紹熙甲寅為建康通判冬至之夕庖妾報甌鳴一家所^皆惧欲求僧巫禳謝置不問既而益甚至或哮吼作雞犬百禽之聲其音響厲外間悉聞之范親以刀破其甌即日聲出釜中又碎釜毀皂於是諸恠互相正對客坐卓椅昂然自舉烘爇奮而行蹴之不仆舞躍自若凡擾擾數月習慣為常次年四月八

日與同僚在都廳忽覺疾眩不復能支吾從吏掖登車僅到家喉中涎如泉湧唧噥有聲其家人云全與向來相似衆醫切脉下藥皆不可納俄大叫一聲而殂

陳待制

陳元承待制桶閩中人天資好道紹興中常從韓蘄王宣撫幕後為秦丞相所惡屏處累歲遂絕意宦途誅茅結屋於句容大茅峯之南盡屏妻妾築八卦臺晨夕朝礼星斗暇則存神內視恬澹寡慾買田數十畝於山下以贍方外游士每歲春二月大茅君生朝

士庶道流輻輳凡宮觀十七所供醮無虛席惟山北
元符萬寧宮香火最盛陳日往致敬逢一客頎然而
長碧眼方瞳標韻洒落衣櫛葉衣持八角扇遮道化
緣陳篋中有崇寧大錢一文即投與之客欣然接取
既而曰君與我錢我不可無報復以得錢付陳陳訝
而視之則成兩錢矣回顧客以不見及還庵取出皆
金色錢也益大驚異是夜夢其人來告曰予乃呂洞
賓以子有仙資故相戲耳子學道之志雖切而及物
之功未著盍勉之因教以服氣煉真飛符治疾之法
且約三十年後復相見陳既寤絕不如常飲酒習行

天心正法奇崇異訣殃得其符水立愈又為人行持
默醮効驗甚多山居歷歲步武輕捷如飛道俗翕然
歸重秦亡之後當軸者與之故舊勸其復出始猶執
志拒卻竟奪於子侄之請即家奉祠劉信叔制置江
淮以為參議官旋一再典州還元職道心益怠方術
不復驗暮年仍蓄姬妾腰背龍鍾視听晦昧了非昔
比因入浴熾炭於傍髣髴見神叱責遂墮爐中半身
灼爛以死其孫壻李勲紹熙末為句容主簿為人言
古三事余忠卿稷思說

林夫人廟

興化軍境內地名海口舊有林夫人廟莫知何年所
立室宇不甚廣大而靈異素著凡賈客入海必到禱
祠下求杯珎祈陰護乃敢行蓋常有至大洋遇惡風
而遙望百拜乞憐見神出現於檣竿者里中豪民吳
翁育山林甚盛深衷滿谷一客來指某處欲買吳許
之而需錢三千緡客酬以三百吳笑曰君來求市而
十分償一是玩我也無由可諧客即去是夕大風雨
至旦吳民啓戶則三百千錢整疊于地正疑駭次外
人來報昨客所議之木已大半倒折走往視其見存
者每皮上皆寫林夫人三字始悟神物所為亟携香

楮詣廟瞻謝見郡木多有運至于廟壘者意神欲之
遂舉此山之植悉以獻仍輦元直還主廟人助其營
建之費遠近聞者紛然而來一老毗家最富獨慳吝
只施三万衆以為大薄請益之弗听及遣僕負錢來
門如重物壓肩背不能移足惶惧悔過立增為百萬
新廟不日而成為屋數百間堂寵偉樓閣崇麗金甲
於閨中云

謝樞密夢

謝子肅台州臨海人元名某為舉子時夢人告曰君
若改名某則小吉名深甫則大吉紹興己卯歲先用

某名赴州學春補教授金華季翔喜其文既中選自
是月書季考連占前例及應學試始更為深甫已而
不利至壬午秋復然私自笑曰鬼神戲我如是豈非
當止於州學生乎乾道乙酉歲議別更名逼期復夢
前人告曰終不成這回又不得驚而寤仍以深甫投
牒遂預計偕明年登第久之夢一卒如皇城親事快
行家者携一牌刻曰御史中丞紹熙初謝自左史尹
臨安鄉人或聞昨夢語其友曰此去獨坐不遠矣蓋
以其嘗為諫官也友荅曰吾所知一士子夢得省榜
一冊乃市井遂急印賣者其上列人姓名盈版而謝

公在烏於名下白書刊一相字若墨刻以是推之中
丞不足賀也繼而果拜此官擢登樞密相位固可涉
級而進也

丁逢及第

常州士人丁逢端叔紹熙二十九年夢人告曰汝若
逢丁可則可第矣覺而改名為逢是歲秋闈不利乃
嘆曰安得有人姓丁而名可者吾必不第如是又兩
舉至隆興元年省榜出果有天台丁可姓名雖切自
喜然度其調官須次尚猶數載未必出其衡鑑之下
乾道元年秋試丁可待缺家居漕使念其貧檄為常

州考試官逢洒然自慶知必中程而可於貢院被病
先出逢大失望迨揭榜乃在選中後謁謝主司諸人
皆言丁主簿臨去時手持一卷程文授吾輩云自得
此卷便擬寘諸前列會以疾不克如志願諸同院勿
遺此人可雖死不憾及會卷之際各有所主不暇為
它人計適點檢一卷試犯諱當黜倉卒難訪尋遂以
充數蓋吾子也達始以昔夢告之右二事宋之瑞伯嘉說

李三妻

饒州市人李三妻楊氏郡吏之女也紹熙五年春染
時疾招里醫鄭莊治療未愈數日後忽矍然起坐語

言舉止若男子呼李生曰吾為中堂神王汝家從來
香火嚴潔吾念汝至誠聞婦病困故來相救可喚醫
者來少頃醫來楊斥其姓名莊怒曰何得遽爾見輕
楊曰我是神道如何叫汝姓名不得汝平日用附子
入藥熬損了人性命復敢然邪莊拒以未常用楊曰
昨日所下某散實有之而欺我何也莊始悚怖又曰
便煮竹葉石膏湯飲之使我至少緩已無及矣莊辭
曰不知此藥所用幾種楊大怒叱之曰醫人不識此
个藥方真可笑即歷舉名品分兩無分毫差莊於是
以服進接而飲之飲訖冥然就睡及醒再服一杯

明日遂安次年春又病亦有憑附者自稱張大王而所言畧不效但時時注視枕憑破紙處李疑其異揭紙觀之乃畫家寫一神像未竟者亟焚諸城上病旋愈

丘鼎入冥

宜黃人丘鼎病困中為二吏持服逮去至官府諸吏駢例廷下俟主者出坐引而前旋呼一女子手挾涼衫脚曳長帛若與丘有所證口未及言而肩傍自有咄咄與女辯者女詞屈吏命之去其纏帛扯其衫丘默悟乃少年日與此女雜居朝夕往來因與之合後

嫁富家某氏子多以其貲布施道釋未數年而死冥
司課其功宜受男身但有舊與止淫通事須得直乃
可故逮止以證止未言而傍咄者曲折已白蓋向時
私意實出於女女坐是不得轉男女既麾去止方辭
行見吏呈文書探首窺之全如世間州縣追引列人
姓名二百余不能識僅即見兩郭氏字吏遽掩之顧
卒道止出大門則已揭示一榜曰某人曰某人其弟
在焉名下注十七日字末後繫街乃里中新逝官員
署押官稱殊與世異届中途導卒松禱曰他人到此
必有賄贈君那得無止曰吾固貧士來時不持一文

錢何以為謝卒曰侯君還家請道士誦度人經百遍足矣止許之恍然而寤則已死一日家人環泣具棺衾寺僧擊無常鍾聲歷歷在耳為母妻言之喜其復生而母妻皆郭氏也愀然不樂越數日同時卧病不起弟果以十七日亡

姚宋佐

姚宋佐郴州人乾道八年登第為靜江府教授能詩文頗擅名其鄉而舉措多失之輕易嘗赴經畧司幹官宴席坐客受勸觴適當的主人姚見酒黑色而侍妾所執樽又非適所用者疑為紫蘇水作色而起曰

客則飲酒主人則飲水何哉主人曰此亦酒也安得
得有二姚以所疑對主人笑謝不然終不之信別酌
以酌之而自掠取所斟者一飲而進始知是酒但云
比向來者味差醇未幾覺腹大痛急歸俄臟府洞下
繼之以血旦而死一城皆傳姚教授遭經幹所毒府
帥深疑焉諸彼方有京削之請而為姚所先怨恨必
出於此即劾罷之矣乃審其實蓋執樽之妾本顯房
擅愛其後寵稍替將不利於主公故寘毒藥於中而
姚擅臂掇其禍帥逮此妾鞭殺之幹官終亦病廢

熊雷州

崇仁熊某通判廣府設宇雷州至之日吏曰當致敬
雷廟熊曰吾知有社稷山川之神學宮之祀而已烏
有於雷祠言未訖烈風驟雨震霆飛電四合而起一
橫板從空墜前取觀之乃其家以限倉戶者所題則
熊手筆不勝恐急致香帛謁謝續馳書質家人果以
其日失此板竟没于郡予在西掖時曾行雷神加封
制其廟曰顯震其神曰威德昭顯王其廟神土地曰
協應侯然則名載祀典渠可忽哉

丘秀才

撫州民張生以財雄鄉閭訟輒得勝所居茲龜嶺其

當作快：

田與艾氏鄰當歲旱陂塘涸攘艾水以溉灌因致爭
毆傷艾僕交訴于郡縣累歲不得直一漕使至艾往
披訴訖以事付清強官且與張共約立罪賞訖以今
所定為據無問是否彼此勿得再言漕委宜黃丞邑
士丘秀才善于丞受艾餌往禱丞先入吏語置不領
丘陳情以告曰此無畧君得而吾所白理正如是願
君平心處之使滯屈獲伸吾亦可以少需補助於計
為兩得丞為之感動如其請裁決以報張氏三僕逮
繫獄姓李者病死二受杖張憤甚而不可復競唯歲
設僧供列具其事若詛呪然淳熙丁未張竟快、以

終止秀才就館於鄉豪正對主人對坐忽魯騰如分
辯狀久之始言吾且死矣適被吏追我至一王者居
見張老季及僕索命使稱舊名喚吾前吾拱曰自名
為某與所指不同可證其妄王令訊張李呼叫曰果
此人不謬吾執前說仍引去年秋試中待補生為驗
言未已一吏員大簿前題曰丙午年諸州軍待補簿
檢視至撫州有今姓名張李曰汝斷送我命何得以
改名故輒欺冥王王使釋兩人而張引吾听判語吏
讀示云本界土地契勘限十五日到吾揖退遂得蘇
因念雖以計獲寬度必不免求解館歸訣妻孥主人

強留之言覺其氣息奄奄迨十四日始歸家未到家而卒

右四事吳岳永仲說

夷堅支景卷第九

校

夷堅支景卷第十五事

姚尚書

姚尚書祐字伯受湖州安吉寒儒也偕其兄依富室
館第富翁擇葬地延一客名術者於家使寓宿書館
因與姚善翁嘗與之行視某處山以為不堪用既改
卜矣它日再往則秀氣呈露儼然佳城念前語之失
弗敢言密以告二姚曰君從主人求之俟得之指穴
以告所謂某處者翁家山也姚方居父喪乃從容請
於翁翁曰吾初心亦欲為先生求一佳地今幸可用
吾復何辭客又語姚曰此翁倘悔之將必爭必須力

券乃可既定客引姚縱觀而謂之曰此地兩處皆有
穴若就上穴則二君服闋後即登科駿要津特患
壽數不能長若就下穴則奮登發稍遲至三十年後乃
盛可出執政中二者唯所擇姚曰吾方貧困朝夕無
以糊口蚤得食祿足矣何暇遠意三十年外乎願處
其上客曰然則姑營之異時終小振如吾言却徙而
下亦可但不復有執政耳遂如之已而兄弟聯策名
伯受為符附寶郎伯兄卒于州通判思客曩說而惧且
數夢亡父衣裳為水所漬於是謁造迂塋洎啓壙水
盈其中其熱如湯伯受至礼部尚書丁母憂後出鎮

太原以鄉縣小吏造冢逼其先墓疑其厭已請解官
持服詔提舉上清寶錄宮凡前後三議除丞轄輒不
成而止尋卒 王順伯說

侍其如岡

豫章寓士侍其如岡就館於臨安監打套局門朱德
初家慶元、年當赴秋試中元後左手大指甲上忽
現一道人側面立身潔白而眉目悉具如繪畫狀驚
而示於人皆謂耳目聞見未所有或以為祥或以為
怪越二日又變作正面而行貌益明於是以為祥者
亦怪焉如岡始惧以書刀刮去之心切自念吾逼試

期而有此異豈非佳兆乎正榮惑不自定而其叔父
訃音未限期親百日制不獲入試一時之應乃若此

趙積智

趙再可思侍郎有子八人皆好學多預薦送第六子
積智尤孜、讀書獨屢試弗効居常抑鬱不樂紹熙
三年從其父在桂林時年三十八矣當就郵路湖南
轉運使試家素事張王神默禱求助夢夜月如銀輪
內大書一中字既覺志之於策朝夕思念其意忽若
有省告其兄弟日月中有中字唯用字實應之即白
父於即改名用是歲遂貢名春闈雖不利而中太學

補選以覃霈免乙卯舉持未可量云

婆惜響卜

括蒼何湛叔存清源王曾孫也淳熙丁未赴省試館
于三橋旅邸揭榜之夕遣僕探候久而不至有憂色
因率同輩登轎听響卜駐足未定聞河畔婦人叫呼
曰婆惜你得、、盖吳人愠怒欲行打罵之詞俗謂
之受記非吉兆也湛獨喜亟還曰可賀我矣同輩曰
叔存作意听響卜而連四得字夫復無疑湛曰不特
此也吾小名正婆惜衆皆喜方買酒欲飲而僕至果
中前列

李氏二童

李元佐宰南城嘗挈家游麻姑山諸子尚少挾隨行
二童登齊雲亭觀山間花蝶蝶翻飛可愛令撲之童入
林越深屢久不返呼之莫應走白于父遣吏卒入山
遍索移晷方出但云迷路而不言所以後月余諸子
見童著新衣又常置酒肉相對飲啗心疑之恐其
為盜縛詰之始曰向者撲蝶時遇一道士手提頭巾
喚我至所居見屋宇華麗風物清絕不似人境命童
煎茶將飲我未至而聞呼聲急乃奔歸道士擲一物
與我拾取視之回顧間人屋俱失竊喜而不敢說持

銀賣與市鋪其重十兩得錢二十二千就寄鋪中時
取以供衣食費諸子未之信詢諸鋪實然元佐謂其
銀仙家物蓋必異於常品欲以元直取之鋪人云為
過客買去矣後訪之仙都黃冠皆云手提巾者紫陽
鄧真人也始知二童有所遇是歲紹興癸酉及丙子
年李解縣印相繼佚去莫究所之其一福童者姓戴
其一壽童者姓傅皆南康人也

公安木手

江陵公安縣一寺甚雄偉所事神俗稱二聖曰青葉
髻如來曰樓至德如來靈効彰著者紹興初蜀僧懶

牛者主此寺以殿柱朽壞欲易之聞遠村巨室有豫章大木遣其徒往問主人索高價不可携懶牛將自來未及行知客僧乃引其人至云向者承需木方擬布施而來介遷還次日木上忽生一栴大類如來手今豈敢靳願于二佛前焚香敬白以明初心如其言既伐木而奉其枝龜於藏殿卓上指甲節節視像手無小異云

鄭二殺子

武陵民張二嫁女招鄰里會飲鄭二夫婦預焉鄭妻素與王和尚者通人多知之酒酣後偶墮箸于地張

妻戲曰定有好事鄭妻笑問故曰別無好事只是先
頭子一坐譁然鄭已不堪俄有外人喚之出附耳語
而去衆問為誰曰王閹黎典袞滾在我處將監來贖
衆又大笑鄭夫妻大怒捨去鄭張皆義勇民兵鄭歸
取所佩刀再至張門叫喚張不勝憤、曰你家做如
此事我請你酒食却提刀上門罵我亦拔刀逐之鄭
愈怒其子八九歲卧于凳上、捽其首斷臂折裂脅
以死而大呼投里正言張二殺我兒里正捕繫張仍
飛報縣主簿李大東攝令事檄巡檢驗實張言了不
知鄭子致死之因而鄭妻守尸拊膺哭云只有一子

為夫所殺將以圖賴張二於是兩家悉對獄鄭坐殺
子誣人黜流遠郡張夫婦受杖鄭妻王僧伏姦罪杖
脊以酒席言譴之故致禍如此

陳長三

武陵細民張道僧少失父母獨與祖母霍氏居年才
十三四而頗孝謹紹熙辛亥之冬久雨雪方霽張出
溪邊見魚遊歸取釣垂釣得一魚喜甚串以行抄將
還溪西鐵爐下人陳長三望見度水求之張辭以欲
歸遺婆陳曰隨我到爐下以百錢償汝又不可陳徑
携魚去張亦渡溪追躡至岸挽陳衣紛競不鮮兩人

俱墜水陳長身豐偉跨張腹壓之且捽其頭捶其項
岸上聞叫呼聲急趨救張正負痛欲脫從下舉足起
適中陳隱處陳立死里正執張詣縣獄成赴府守
永加劉立義閱其牘曰此無罪人也即援王荊公斷
鬪鴛事書判曰公取竊取皆為盜道僧得魚而長三
彊取之盜也誘之過溪而取之壓之水而猶不置時
窮冬凝寒道僧疲弱少緩且死道僧以足踢之偶中
其隱而死是盜與失主鬪為失主所殺耳道僧無罪
召保知在其中提點刑獄司及省寺竟從所斷陳氏
之人亦無詞人謂長三之勇何止勝道僧十倍而恃

力以逞天實誅之云

商德正羊

淳熙十三年冬隆興進賢縣舒致政以生羊饋府事
商德正留家旬日送往塔園蔡明年夏貨之於屠者
孔生木于東湖傍至初冬將殺之忽失所在是日正
午德正在家見一羊自外奔入至堂而跪為赴想哀
鳴之狀已而喘卧厨中認其為元物呼詢孔屠得其
事歎曰羊向者來此少日即去今相隔一年吾所居
升平坊距塔園五里中間岐路不易識而能逃死就
生如是豈冥冥有神使之然以警世耶即還元直而

存之郡人盧國英為作嗟羊記又三年羊死瘞之塔園因與寓客田穎叔語如此其夕夢抵西山朱橋莊遇婦人襁乳兒來拜曰兒被公恩今得為丁家子敢不敢謝翌旦往審之耕僕丁氏果以羊死之日生男子穎叔又為之記

簡坊大葦

進賢縣簡坊市皆諸簡所居田僕趙三每日入山采薪慶元、年七月久雨乍晴持斧至山顛見巨松下一大葦其徑一尺八寸摘歸誇語鄰里以為平生所摘未見酒肆王翁尤異之謂曰我與尔錢尔以與我

將挂於店外以誘飲客趙許而嫌所酌之薄與妻言
輩如許大而王公只肯還五十錢不如我一家自飽
傍人亦以贊即分擘洗滌和米加味作臠喚妻子婦
孫均食訖乃就寢未及交睫皆覺痛雷鳴競奏廁到
明盡死獨一孫數歲以嘔吐得免簡氏為收育之輩
之有毒固多此禍一何慘也王翁家與酒客亦危矣
哉右九事亦李仲詩說

復州銅磬

復州乾明寺四隅皆湖紹熙辛亥漁人舉網得古銅
磬泥土游蝕方就水揩滌寸許其光赫然透照腸胃

而旋轉不止置之蓬頂亦然波濤旋覺洶湧謂為怪
擲之岸上以棹扣擊聲徹雲漢而旋轉愈甚因投腐
魚實之猶不止乃弃之水中明年春主僧清顯方聞
之募衆漁訪索得於別浦但經魚汙處不復光唯脣
間尚可燭鬚眉聲雖清揚終不如向來也

向仲堪

樂平向仲堪字元仲紹興十一年通判洪州府帥梁
楊祖侍郎峻於治盜嘗有殺人盜案審(向)問吏以成
牘來問盜所在對曰彼以伏罪例不親引恐開其反
覆之端但占位書名足矣向曰人命至重安得不見

而詢之幹官趙不係諧于梁梁召向責其生事向曰
如帥司即日徑誅之何必審實既付之獄則當准_式

引問若無罪而就死地想仁人不忍為也梁感悟遂
意_竟其問果平人耳遂得釋後自池州赴調宿留旅邸

一疾瀕於危殆夢至殿宇間聞王者云向仲堪有治

獄陰德特延半紀既覺浸以安愈詣天慶觀啓醮筵

以謝再生其青詞自述云頃既罹於重患忽得夢於

良宵覘玉嶺之無涯恍身_歷貢都之邃續龜年而為

永親覺聞帝語之詳旋復二處州_終於官距夢時正六

京無身歷
二字舊校有
因北入案次行
則見字原係行
末古人所書脫
字補行案疑
此字宜在使下

年數也

公安藥方

向友正元仲之子也淳熙八年為江陵長使攝公安
令癰發于胃臆間極痛半歲弗愈嘗浴罷痛甚委頓
而卧似夢非夢見一偉丈夫長鬚巨目執拂塵披衫
微揖而坐傳藥方與之曰用末藥乳姜乳香三味以
酒煎服之且言桃源許軫知縣亦錄此方但不用瓜
姜若欲速效宜服此友正敬謝即如其言不終劑而
痊後詣玉泉禱雨瞻壽亭關王像蓋所感夢者因繪
祀於家

向友正

向友正紹熙四年為復州推官五年正月十五日夜月不甚明其子彥章見舍後一黑物長丈餘以為木影也俄而少動因叱之逡巡而隱明日白其父曰翁翁在贛時我夜讀書窓下月明皎然覩一影甚巨自隙窺之乃極長黑人腰與簷齊怖而就寢既而翁捐館今無乃類此乎後九日友正無疾而卒先是孔目官任遜死已十餘歲是日遜妻見故父幘履袍笏疾趨過門全如生時形質邀之還舍辭曰吾今為西祠判官適孚惠神王以推官嚴明使召之汝姑少待至二更後復來扣門語曰向公非人間可留必剔除

命我行亦不容緩矣遂去俄而向亡

劉之翰

田世輔為金州都統制荆南人劉之翰者待峽州遠
安主簿闕作水調歌頭詞獻之曰涼露洗金井一葉
下梧桐謫仙浪游何事華髮作詩翁烏帽簫、一副
坐對清泉白石矯首撫長松獨鶴歸來晚聲在碧霄
中神仙宅留玉節駐金猊黔南一道十萬貔虎控雕
弓突折碧荷倒影自唱采芝新曲詞句滿秋風劍佩
八千歲長入大明宮田覽之大喜致書約來金城欲
厚加資給之翰遽亡明年田出閔武見之翰立道左

泣曰人鬼殊塗公能恤吾家亦足表踐言之義忽不
見田大驚異亟送千緡與其孤

原失半葉
二行從時
刻補

夷堅支景卷第十 校

是書原本向多誤字柳從時刻參校
錯時遵改已與原本不同錯誤者已之復前

夷堅支丁序

教耳

稗官小說家言不必信固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自
春秋三傳則有之矣又况乎列禦寇惠施莊周庚桑
楚諸子汪洋寓言者哉夷堅諸志皆得之傳聞苟以
其說至斯受之而已矣聲牙畔與予蓋自知之支丁
既成姑據其數端以證異如合州吳唐擢紹興丁丑
科襄陽劉過擢淳熙乙未科考之登科記則非也永
嘉張愿得海山一巨竹而蕃商與錢五千緡上饒朱
氏得一水精石而苑匠與錢九千緡明州王生證果
寺所遇乃與嵎縣山庵事相類蜀僧智則代趙安化

之死世安有死而可代者蘄州四祖塔石碣為郭景
純所誌而景純亡於東晉之初距是時二百餘歲矣
凡此諸事實為可議予既悉書之而約畧表其說於
下愛奇之過一至於斯讀者曲而暢之勿以辭害意
可也慶元二年三月十九日序